SUZUKI
LOVE

HERSCHER

光
繼小門
高牧場

站東裡鎮

自序

鹹水煙

刮起東北季風起時，從遠方海面吹來鹹水煙，這帶著鹽份的水霧，牢牢沾附在皮膚的表層，濕黏的感受讓人揮之不去。

多年來，故鄉像我心裡的鹹水煙，曾經努力想要掙脫它，卻始終無法忘懷。當我走在台北街頭，皮膚感受到鹽份的侵蝕、嘴裡嚐到思鄉的鹹，我的心總忍不住想回去，想回到那有著猖狂季風和鹹水煙迷漫的故鄉——澎湖。

1958年，我出生在澎湖馬公市郊一個名叫安宅的小村落，家不遠處就是大海，海邊的潮間帶是我的遊樂場。在我成長的年代，大部份澎湖人都很窮，周遭的親朋好友不是做山、就是抓漁，只有在國營單位上班的公務員和老師，家境稱得上小康，其他人，就像我一樣，始終生活在貧困裡。去過澎湖的人都知道，那裡夏季有著毒辣的太陽，冬天則大風大浪，漁船沒辦法出海，農作物難以栽種。東北季風一吹，從海邊夾帶著鹽份和風沙的鹹水煙，打在皮膚上刺痛，外出農作的婦女們，總要將自己包成蒙面女，一個個緊接著縱隊走，低頭頂著強勁的季風前進。

生活在貧脊的小島，得要奮力拼搏，才能讓日子好過一點，這讓澎湖人養成堅韌的性格。澎湖的土地種不了稻，只能種些地瓜和落花生，農閒時，婦女們會到潮間帶撿拾貝類，數量多時就賣到菜市場賺些錢貼補家用；數量少時，就跟鄰居以物易物，交換些自家種的蔬菜。夏季蔬果盛產時，吃不完就曬成乾，或是醃漬起來，這樣冬天才不會無菜可吃。

為了維持生計，我從青少年時期就不停地打零工，最常做的是「出魚仔」，在漁船入港時，幫忙將船上的漁獲搬上岸，或是在沒出海的日子裡，協助清洗漁船。馬公漁港邊有一、兩間製冰廠，漁船需要大量的冰塊，冰凍捕上來的海鮮，曾有段時間，我專門將冰塊從製冰廠運送到準備出港的漁船上。也曾跟著許多婦女一起，將一簍簍的蝦子剝成蝦仁，還當過未成年的砂石搬運工，這些出賣體力賺來的微薄工資，當時都是家裡賴以維生的重要收入。

當同齡好友們享受青春時，我不停地揮汗打工，望著什麼都沒有的澎湖，迫不急待想逃離，逃離這個貧困的小島。我告訴自己，我要離開澎湖到大都市裡工作，所以當滿20歲到高雄左營當兵後，就不想回去，寧可留在台灣，也不願面對那物質匱乏的故鄉。

來到台灣當兵前，我幾乎沒看過高山、也沒見過河川、更沒坐過火車，這些尋常的景物，對來自澎湖的我，既新鮮又有趣，於是存錢買了人生的第一台相機，想要把這些風景記錄下來。偶爾回澎湖時，也帶著相機拍些照片，那時沒有意識到，鏡頭是我內心的反射，拍下的澎湖都是過去成長的痕跡。

照片裡熟悉的人、事、物，是我情感的原鄉。那些在廟埕玩耍的調皮小孩，是我的童年；海邊黝黑、跳水的身影，是我的青少年；而那些在信仰前虔誠跪拜的背影，則讓我想起我的母親。

書裡最早的照片拍攝於1984年，那是個颱風天，海水已經淹沒了道路，大浪拍打著站在公車站牌旁的少年。那時，澎湖還沒有那麼多防波堤，人們與海的距離很近，家門口常就是沙灘或是潮間帶。

小時候，家裡沒走幾步就是淺灘，抓招潮蟹、彈塗魚玩，是我們常做的事，澎湖沒有百貨公司、沒有市集，廟會是全年最熱鬧，也是最期待的時刻。一有廟會慶典，小孩子總會聚集在廟埕前「看鬧熱」，也只有大拜拜和農曆初一、十五時，我們才有肉吃。在看天吃飯的小島裡，信仰是生活裡最重要的事，那一雙雙祈求老天爺保佑的眼神，是我熟悉的面容，惡劣的氣候在澎湖人臉上刮出一道道風霜，更是一種不

向環境屈服的堅毅。

書裡大部份的照片拍攝於1980年中到1990年代末，是我記憶中的澎湖，父母過世後，我和這塊土地的情感連結似乎斷了，那一張張黑白照片，記錄了已不復返的年代。這不是觀光客眼中盛夏燦爛的花火節，而是一個離鄉背景多年，旅外澎湖遊子眼裡，有些蕭瑟、有些艱辛的澎湖，那些純樸的漁村風貌、蒼涼荒蕪的地景，都是我心裡最美的澎湖風景。

冬季裡鹹水煙依舊，但澎湖早已不同。這些二、三十年前拍的照片，一直存放在我的檔案裡，幾乎沒發表過，在累積多年、無以計數的底片後，我決定將對故鄉無法言喻的情感集結出版，也算是我耳順之時，對過往人生的回顧。

歲月島嶼

張照堂

這是一本以散文體的紀實型式，用鏡頭書寫的人文風土誌。

澎湖群島位於位於北緯23˚ 12至23˚ 47，東經119˚ 19至119˚ 43，歐亞大陸與台灣島之間的台灣海峽上，由90座大小不等的島嶼組成，古稱「平湖」或「彭湖」，史前時期就有粗繩文陶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存在，證明該地至少在五千年前已有先住民生活。

連雅堂《臺灣通史》稱：「澎湖之有居人，尤遠在秦和漢之際，或曰楚滅越，越之子孫遷於閩，流落海上，或居於澎湖」。

1622年澎湖曾被荷蘭艦隊短暫佔領，在馬公風櫃尾建立荷蘭城堡，後被明朝軍隊擊退。1885年中法戰爭，澎湖一度被法軍攻佔，後來簽訂天津新約，法軍撤離，澎湖重新納入清朝版圖。

1895年甲午戰爭的澎湖之役，澎湖落入日軍手中。1920年，日本政府改澎湖郡併入高雄州，後復改回澎湖廳。1945年日本戰敗後，由中華民國收回治理，設澎湖縣，撥入新設立的台灣省。

1981年馬公鎮升格為縣轄市，全縣轄有1市（馬公市）、5鄉（湖西鄉、白沙鄉、西嶼鄉、望安鄉、七美鄉），共有6個鄉市。

統治政權不斷更遞下的澎湖，自有其歷史上的轉折與滄桑，在現今島嶼上一景一物，以及自若存活的島民顏臉上，我們能追索到這些年輪跡痕嗎？或許簡略了解它的過去，有助於我們對這個島嶼與住民多一些認識。

謝三泰1958年出生於澎湖本島馬公市的安宅村落，豔陽、海水、風沙、旱土…，眷養了他的童年，玄武岩、鹹水煙、硓𥑮石的生態環境，辛勞、簡樸的生活條件，本然地造就了一個少年的獨立性格與闖蕩本色。

三泰不喜歡唸書，成天翹課，在澎湖水產職校讀高中時，幾乎畢不了業，二十歲之前，他腦海裡想的是當一個船員，可以四處溜躂觀看，沒料到後來變成拿相機的走路工，卻也如願地四處浪遊觀看。

1978年，20歲的謝三泰受徵召入伍，在左營海軍基地當了三年的大頭兵。離開封閉、守舊的澎湖到了台灣，完全異樣的人情世故與生活環境讓他眼界大開。他跟會存錢買了剛出產的尼康FM相機，一支50mm標準鏡頭，並在舊書攤尋買攝影書籍、本土文學與黨外雜誌，對自己的成長背景與文化有更多的吸收與了解。拓寬視野之後，好動的他開始拿起鏡頭紀錄生活周邊的現象與現實，這應該是他開啟「走拍台灣」主題的原起點。

1981年退伍後，謝三泰在高雄當過百貨公司的收發員與採購、貿易公司的業務代表，為了生計和接觸更廣泛的人群，他開了半年的計程車。職業更遞，在城市奔波與街頭闖蕩中，他忘情不了的仍是攝影，三泰機不離身，伺機按快門。

在邊緣、勞動的南部生活中混跡、拍照了幾年，三泰逐漸想念起島嶼「鹹水煙」那樣的氛圍與味道。1983年他回澎湖老家，開始到處走動，慢慢執行他的「澎湖印記」拍攝計畫。

80年代初的澎湖本島馬公市，地廣人稀，只有六萬餘人口，由於交通與建設的隔離與緩慢，島嶼一直保有較原生與自然的面貌。三泰的「澎湖印記」就從地形、地質、丘陵、草原、農地上展開，逐漸延伸到海洋、堤岸、碼頭、沙灘，民宅、村落，然後帶

到島嶼上不同的生活作息與勞動。影像基調是和緩、靜默的，是一種再平凡不過的日常，但在三泰的鏡頭裡，卻也顯現出一個澎湖囝仔對故鄉關注與認同的衷情和韻味。

1987年解嚴前後，三泰應友人之邀，北上進入媒體工作，他前後在自立晚報、早報、黑白新聞周刊、新台灣周刊、勁報等擔任攝影記者/組長。街頭運動、政治/社會變遷、庶民生活、勞工朋友、弱勢族群、環保等議題一直是他鏡頭中的主焦點。多年來，他無役不與，就像沙塵中的戰士一般，過得性奮、緊張而疲累。89年天安門事件，他在北京待了40天採訪，因片盡援絕，不得不回來，事後他怪罪報社不支援，氣憤離職。午夜夢迴、菸酒過後，「鹹水煙」的思鄉情節又在他腦中迴響。

90年代初他又回到澎湖，背包裡多了24mm廣角與105mm長鏡頭，還添了哈蘇相機與80mm標準鏡頭。如同解甲歸田的兵士，厭倦長期的衝撞與煙硝，但力道與武器仍在，他想離開喧囂，回歸寧靜、無垢的家鄉。

「澎湖印記」（1983-2005）刊登的照片有兩種不同比例的景窗：135型（3：2）與120型（1：1）。謝三泰用135型24mm廣角去框取島嶼的遼闊與粗曠，那廣闊的的荒野、草原、耕地、水平線、海洋與堤岸，以及介於其中人物的孤單與渺小。他的120型80mm標準鏡頭多鎖定在人物與肖像的攝取上，去除長方形左右兩邊多餘的空間，正方形構圖更聚焦於人物的精神與外貌，顯現一種獨立、典雅的歲月造型與況味。

一望無垠的荒原土壤、巍然矗立的玄武岩山坡、隨風飄盪的丘陵草原、無盡延伸的泥石道路、黃昏暮色下的墳堆墓群 … 這些無人的場景，在三泰的鏡頭下，既寫實又寫意。

陰霾中孤立在漲潮海邊的小孩、孤獨瑟縮蹲在堤岸吸菸的男子、站牌下蹲坐等車的老夫婦和圍巾裹身只露出一隻眼睛的婦人、碼頭上、船艙裡的少年和婦人、沿海堤防上戲玩的小孩和佇立看海的老老少少等等，這些畫面不是絕對客觀的紀實，裡面有許多主觀的感情投射。對三泰來說，這些都是童年記憶和遊子鄉愁的寄語與傾訴。

如今謝三泰有些年歲了，回到自己誕生、成長的地方，他彷彿也站在堤岸上，腳上沾著浪花，遠眺大海，抽著菸，悠悠然吹起口哨來，那是一種對家鄉似遠還近的眷顧與依戀罷，因為這樣的心情寫照，使得「鹹水煙」這本攝影集有一種靜謐、孤寂但温暖的寫照。

照片闡釋的是情緒、狀態與事件，它顯示空間與時間。John Berger（約翰・伯格）說：「照片的真正內容是看不見的，因為它源自於一場演出，但不是形式的演出，是時間的演出。」

「時間」也是這本攝影集的關鍵字，把握當下一剎那時間，將那一剎那留駐，延續至久遠。謝三泰的攝影座右銘以及對年輕朋友的一句忠告是：「去生產屬於我們的影像，給未來的人。」

這本書就是最好的存証範例。